

暖阳融融

◎二〇二〇级治安专业 代嘉骏

已是很久没有走过这林荫小道，潮湿的泥土，青黑的灌木，几颗斜斜的榕树垂下细密的枝条。走在这坑坑洼洼的鹅卵石小路，思绪渐渐放空。迎面走来一对母子，小孩蹦蹦跳跳围着女人，一张小嘴吧嗒个不停。女人提着采买的食材，乐呵呵的听着，不时点头表示认同。那是我母亲。

从记事起，母亲便总是匆匆忙忙。很少见她慢悠悠地踱步，却总是风风火火地奔赴目标。那时的我总是不解她的匆忙，事情又并非火烧眉毛，慢一点有何不可，又何苦把自己逼得这般紧。直到如今为人父母，才明白她的不易。不是她不想驻足在路途的风景，而是生活的重担催促着她前行。

小时候，家里的条件并不好，好不容易从农村拼出来的父母，如今却又要肩负着家庭的责任在城市中“厮杀”。没有积蓄，也没有父辈的助力，可父母从未有过一句抱怨，他们只是加倍地努力，无休地奋斗。他们像两只勤劳的蜂鸟，一刻不停地忙碌，为我铸就了一个幸福的小巢。

那时的母亲，在工厂里干着三班倒的金属还原工作，早班、午班、晚班轮转不休。工作时高温、粉尘能让一个精壮的汉子叫苦不迭，但娇小的母亲却能默默地咬牙坚持，只是为了那三千元的工资。忙碌的工作、家庭的琐事，母亲像一个急转的陀螺，得不到一刻的休息。可为了让我在学校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平时买菜锱铢必较的母亲，却听从了老师的建议，毫不犹豫地掏出了五千元的积蓄送我参加补习。而为了保证家庭的开销用度，母亲不得不在本已忙碌的安排表里挤出时间赚取外快。

但小孩哪懂得赚钱的艰辛，上着三百一节的补习课，却因为被挤占的周末而恼怒。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浑水摸鱼，滥竽充数。伙着几个朋友，吵吵闹闹，推推搡搡，浑浑噩噩的挨过补习，对于老师讲的知识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没有一点留在了脑子里。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，补课的老师将我的课堂情况反映给了她。然而当我畏畏缩缩的回到家，心想一顿责骂肯定少不了时。母亲却没有打骂我，只是对我说：“么么，明天妈妈正好要收劳保，你陪妈妈一起去搬吧。”收劳保，这便是母亲寻到的赚外快的方法。简单来说就是将工厂中工人不要的、闲置的劳动保障器械低价回收，然后再统一的送到批发市场的老板回收，赚取差价。

收劳保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，便是高。没错，非同一般的高。棉布手套，棉布口罩，安全头盔，防毒面具，全都堆在一起，堆成了一座小山，一座抬头看不见顶的小山。当还在惊讶于这庞大的数量时。母亲已熟练地走上前，将这些器具一点点拣进了尿素口袋里，整整装满了两大包口袋。母亲将尿素口袋用绳子封口，然后再用麻绳将两个口袋缠在了身上，庞大的口袋，瞬间将母亲娇小的身子掩去，她将口袋扛起，一步一顿，一步一顿，艰难地向公交车站挪去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么么走了！”我在后面呆呆的看着，直到母亲走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赶忙冲了过去，将口袋的底部死死托住。母亲似乎感觉到了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么么，妈妈轻松了好多！”她似乎怕把我压着，又把口袋提了提，

紧了紧，让重量往她身上倾斜。而她却不知道的是，躲在口袋后面的我，脸涨得通红，脸颊两侧划过一道道热流，滑落到嘴角，咸咸的味道也不知道，是汗，还是泪。等到了公交车站，把东西全部放下，等着公交车的到来。上车，刷卡，将两大口袋的劳保搬上公交。同乘的路人兴许是觉得这两大包东西挤占了空间，眼神里透出嫌恶，嘴里嘟嘟囔囔的抱怨着，母亲不住地道歉，尽力地用手将口袋拢成一团。而我则站在一旁，只是手足无措。汗水让母亲鬓角的头发粘在脸上，一向注重形象的母亲，却只是用手臂草草一擦，便一个劲地招呼我坐在口袋上休息一下。

下了车，举步维艰地走在路上，等到了回收的店面，将口袋放下，母亲单薄的汗衫早已经被汗水浸透，我也已是一身大汗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然而如此的辛劳，换来了什么呢？那是我至今难忘的一串数字，54公斤，利润106块。

有了这次难忘的经历，我算是知道每一分钱都凝结着多少的血汗。我不再想将这血汗钱，被我浪费一分。日子如流水般过去，生活也在母亲的经营下越过越好，我考上了镇上最好的中学，父亲工作也得到了升迁，我们搬进了新房，母亲也渐渐有了空闲，开始有空便来接我放学，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

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噩运只找苦命人，在我初二那一年，灾难降临，母亲病了，肺癌晚期。天，塌了。

那个从前走路带风的女人，慢了下来，就像被生活折断了羽翼。只能在病榻上艰难的呼吸。但母亲怕耽误我的学业，总是不准我探视，而等到我好不容易放假，母亲已是垂危。

看到我，母亲眼神中闪过欣喜，她用眼神示意我靠拢，我俯下身去，她嘶哑着嗓子问我：“么么考的咋样？在学校过得好不好？钱够用撒。”我点头“考得不错，学校里过得也很顺心，钱根本花不完。对了，我这学期还有奖学金，等老妈你好了，我们拿这钱去搓顿火锅。”妈妈笑着点头：“好就是对，么么，你也不用安慰妈妈，妈妈啥情况，妈妈心头清楚，你读过的书多，你说人走了，他会去哪里安？”我强忍着泪水声音哽咽：“妈，老师教过我们，说人死了，就会变成星星，在遥远的星空守护着大家。”妈妈点点头，声音微弱，却透着雀跃：“原来是变成星星啊，但妈妈我可不一样，妈妈我呀，要厉害一些，妈妈走了一定会变成太阳。以后啊，么么每天看到太阳，便是妈妈看着你，每一次被风拂过，便是妈妈的抱抱喔。”泪水蓄满了眼眶，“妈，别说傻话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我去上个厕所等会儿过来。”走出了病房，关上了房门，蹲在走廊上，泪水如决堤的大坝奔腾而出。我想嚎啕大哭却又不肯出声，只觉得心被撕裂成一块又一块。

……

后来啊，妈妈还是走了，变成了天上的太阳，日子又一次像流水般的奔腾，我读高中，上大学，结婚生子，直到如今，再次走上这条归家的路。

已是盛夏，枝叶在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，树影婆娑，蝉鸣阵阵，暖阳融融。踏在这个已不再平整美观的鹅卵石小路，我抬头望着太阳。

太阳好大，我好想妈妈……

临近春节，街上叫卖的吆喝声停了，来往车辆嘈杂的喇叭声也静了，平时热闹非凡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。

母亲在窗前晾晒着刚刚洗净的衣物。窗上贴着的，是母亲巧手裁剪的窗花，门上粘着她昨儿买回的春联。记忆中，母亲总是这样，在我看不见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把家布置得温馨舒适。

从记事起，母亲就给我留下秀外慧中的印象。她总能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，种种琐事击不垮她，反而给了她与繁琐生活相伴的能力。她终日辛勤工作，给了家人舒适的生活。说来惭愧，习惯了这样的她，我竟从未想过年轻时的母亲会是何模样。直到春节前大扫除，我偶然发现了一只放在床底角落里的木箱子。

暗红色的小箱子，因为时间久远，锁扣已有被岁月侵蚀的痕迹。箱子上挂着一把锈迹斑驳的锁，因为常年的搁置，箱面也早已褪色掉漆。我生怕碰坏了它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尘。

“妈，这个箱子的钥匙你有吗？”我扭头向外喊道，母亲还在客厅里忙碌。

母亲循声急匆匆地走来，左手攥着抹布，右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，看到那个木箱子，一时愣住了。

“这个箱子，还能开吗？”我重复了一遍。

母亲回过神，点头说道：“应该是有的，家里的钥匙都是收在一起的。”

母亲边说边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，那还是她几年前留下的饼干盒子。盒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钥匙：自行车钥匙，电动车钥匙，衣柜钥匙……还有许多我未曾见过，都被齐齐整整地摆放在一起。

“我不记得是哪一把了，你自己试试看哪把能开吧。”

我伸手接过铁盒，一把一把地试了起来。母亲一直是个细心的人，为了防止找不到物品，她总会把所有物件分类放好。盒子里层叠摆放着好些钥匙，幸而木箱子上的锁年代久远，锁孔形状独特，不一会儿，我便寻到了那把对应的——一把小小的遍布锈迹的铁钥匙。

我将木箱子抱回房间，打算仔细看看里面装着什么。兴许是些陈年的收据或账单，也可能是些被遗忘的修理工具，我如是想。晌午已到，领居家锅铲的碰撞声与飘来的饭菜香好似在催促着母亲去做午饭，于是她放下抹布，走进了厨房。看着母亲匆忙的背影，我没有叫住她，决定自己一探究竟。
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木箱子，里面整齐地摆着相册、首饰、笔记本和许多旧衣服，每一件物品都出乎我的意料，这里竟藏着这么多我从未见过的物件。我拿起覆盖在最上面的笔记本，走过时光的长河，它的封面已残缺不堪，岁月的侵蚀让它原本的样子无法辨认。我轻轻翻开笔记本，内页第一行是娟秀的字迹：九六届一班，学英——那是母亲的名字。

我的好奇心因为这个笔记本变得愈发重了，我偷偷望了一眼母亲，她正咚咚地切着菜，我回头轻轻翻开了笔记本：

4月8日 星期一 阴

今天我与阿兰到学校附近的面馆里去吃饭了，那里的牛肉面着实不错，牛肉大块、汤鲜美。

4月11日 星期四 晴

今天我被杨老师当众表扬了，他说我最近学习更加认真了，成绩有所提高，希望我今后能继续努力，不断进步。自己的努力被别人认可的感觉可真好！

5月7日 星期二 雨

今天公布了上周的考试成绩，我竟然没有考过隔壁班的小芳。我很难过，

于是我去找了王老师，他说我的作文没有真情实感，全是华丽词藻的堆砌。可是我觉得我写得很好啊，真让人生气。

……

本子里记录的内容让我有些恍神，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母亲，不是已为人母，是少女的她。我开始出神地想象，时间是怎样在不经意间将她的天真与稚嫩洗去，将她的笑容由明媚变为和蔼，将她的脾气由骄纵变得沉稳，那满头青丝也被根根扎眼的银发渐渐替代。

◎二〇二〇级治安专业 侯煜佳

木箱子



我将日记本放到一旁，看到木箱子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。首饰下方压着的相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照片上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、年轻的母亲，青春靓丽、美丽动人。当年的各式时装都在她的身上发着光。她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，那样自信且大方。并不是现在这般——穿着过时的，有时甚至是缝缝补补的衣裤。我突然忆起孩提时对母亲的埋怨，上小学时，别人的母亲总是涂脂抹粉、出落大方，而母亲却总是穿着朴素、不施粉黛。出于小孩子的攀比，我回家后总要求母亲好好打扮自己。那时的我，并不理解母亲眼里的无奈与心里的酸楚。如今我才明白，原来少女时期的母亲也曾光彩照人。

为了操持这个家，她换下了时尚潮流的衣裙，换上了便于干活的衣裤……相册下面压着的那些衣物，大概便是照片里母亲身上穿着的时装吧。如今它们全被封存起来，不知道能否有一天可以看见母亲再穿上它们。

思及此处，我忽然心如刀绞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竟忘记了——母亲，她也曾是少女。在我的眼里，她从来只是一位平平淡淡、别无长处的妇女，没有自己的工作，没有自己的社交，每日操劳着洗衣做饭这些家庭琐事，日复一日，无休无止。

“找到钥匙了吗？着实找不到就出来吃饭吧。”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用围裙擦了擦满手的水。

她一眼瞧见这箱子里和箱子外散放着的東西，眼里一晃而过片刻的失神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：“这些都是我年轻时的东西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
她蹲下来，指尖轻轻划过笔记本，划过当年的时装，最终停在了那本相册上，照片里母亲笑的轻松而肆意。我忽然看见她眼里有柔波泛起，晶莹剔透。

母亲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将那些物品一一整理好又放回木箱子里。“好了，午饭做好了，去洗手吃饭吧。”说着解下围裙朝外走去。

我跟着走出去，又回头悄悄看了一眼。

那把锁又重新挂在了木箱子上。窗外忽然有风吹来，锁左右晃动着，嘎吱嘎吱的。